

教外別傳

六



C40-4514

了翁上座明大猷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矣塔院道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寄出院內
當山三石鐵一機謹誌



B 64853

教外別傳卷五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姓杜氏金州人唐儀鳳二年四月八
日降誕年十五歲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
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
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乃請曹谿參六祖祖
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
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
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

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師執侍左右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

卽馬

祖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

禪圖甚麼道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輓於彼庵前石上磨道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道一曰磨輓豈得成鏡邪師曰磨輓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道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道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

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道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

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

盼

達智

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

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有

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

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益云阿那箇曰

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

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

爲衆說法否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因遣一僧去囑

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

去一如師肯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

不會少鹽醬師然之

徑山果云雲門卽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楚石琦云且道

妙喜與馬祖是同是別如何黑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南嶽下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讓法嗣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牛行虎視引

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

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

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

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

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

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

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

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踢殺天下○一日謂

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
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
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
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
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
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
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
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
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
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

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
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
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
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
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
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
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龐居
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居士曰一
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居士禮拜師歸方
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雲峯悅云且道是實
家弄巧成拙主家弄

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耶那覺云一夜作竊不覺天曉智海逸云二老漢一箇開口了合不得一箇合口了開不得更有一箇未欲說破乃呵呵大笑歸方丈徑山杲云馬大師觀上觀下卽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土雖禮拜也是渾崙吞箇橐馬師歸方丈居士隨後云弄巧或拙救得一半楚石琦云說甚麼救得一半三十年後換手椎胸去在金粟悟云我作馬祖待他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劈脊便打他更道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乃連棒打出免伊向弄巧成拙處坐地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西堂曰正好供養百丈曰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翠巖

真云神鼎叔翁云只爲老婆心切翠巖卽不然垂萬里釣駑千里烏雕布漫天網打衝浪巨鱗還有麼有則衝浪來相見如無且歸巖下待月明泐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後來神鼎道只爲老婆心切神鼎與麼道大似金沙混雜玉石不分只如馬大師道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什麼處是老婆心切處還辯得麼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虎丘隆云馬駒踏殺天下人一擲直須一掌血三大士各展家風不覺翻成老婆心切叢林浩浩商量總道話月話奇特檢點將來克由耐何故三人證龜成鳖靈隱嶽於正好供養處云望梅林止渴正好修行處云金不搏金拂袖便行處云只得一撥獨超物外處云庵摩呢達尼呼喚吒復云這一撥落鼻孔總被穿却了也你諸人向什麼處出氣擊拂子下座○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

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
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
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
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卽繞禪牀一匝振
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
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荅汝便噓兩聲隱
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隱峯又無語回舉似
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
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
字外請和尚荅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荅汝

了也

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一鴻山果云借婆

子拜婆年天奇瑞云這僧却似夢裏渡河

不知渾身泥水馬祖就搗搗花未覺遠飛他國山僧

侍忠國師道何不問老僧當時只對他道自尿不覺

臭大眾三人且止卽今不道

長不道短又作麼生會得○有講僧問曰未審禪

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座主傳持何法座主曰忝講

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座主曰不敢

師作噓噓聲座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座主曰

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座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

麼法座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出不入是甚麼法

座主無對

百丈代云見麼天奇瑞云在窟出窟空

擔師子之名噓噓默然枉費兩頭奔競若

是山僧待馬祖道莫是師子兒否便道道畜生非但

把住百丈亦使馬祖有口無言何故殺斬不由獻帝

存留盡
在曹公

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座主回首師曰是甚麼座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眞元四年正月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

南嶽下二世

百丈懷海禪師

馬祖一
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姓王氏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

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

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

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雪實

顯頌云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語盡
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却歸

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

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笑巖實云馬祖雖捉住箇黃鼠不覺兩手臊氣百丈雖拾得鼻頭不知打失口齒直教飛去忽飛來復云險

○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雪竇顯云諸方皆謂奇特涓麼舉還當麼若當譬如水母以蝦爲目若不當又空齎歎圖箇什麼衆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

上座雪竇當時若見伊出來卷席劈胷一踏令坐者
倒者俱起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反相鈍
置豈不是我鈍置猶可你鈍置太煞黃龍白雲端出馬
祖語云我鈍置僧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
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
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脉
看有麼如無且將漁父笛閒向海邊吹

○師再參

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

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

得三日耳聾

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什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

得三日耳聾

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什麼三日耳聾石門聰云若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

汾陽云我與度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雪竇顯云丈

惟諸禪德如今列具派者多究其源者少總道百丈

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刁相似魚魯叅差若

是明眼漢謾他一點不得只如馬師道爾後開兩片

皮將何爲人百丈豎拂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
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東
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逆佛法豈可曲
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
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只這
三箇老漢還會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禪不了殃及兒
孫雲蓋智云發大機顯大用非馬祖而誰能爲卽
此用離此用獨百丈得其旨爲甚麼被馬祖一喝直
得三日耳聾要會麼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黃
龍新云黃龍路見不平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
無變色爲甚麼三日耳聾要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圓悟勤云然則作家共相提唱
不妨各有爲人眼要且只明得馬祖百丈大機未明
馬祖百丈大用不惜眉毛露箇消息也喪膽諸方檢貴
還知這一喝麼直似奮雷霹靂聽者喪膽諸方檢貴
或有箇問卽此用離此用和聲便打隨後與喝復云
還見馬祖百丈麼恕中慍云無辯龍蛇眼目難以
荷負正宗無超佛祖機謀難以定論今古馬祖一喝
何止百丈三日耳聾直得盡浮幢王刹海若聖若凡

被他轟破耳門聽事不真喚鐘作甕與麼舉揚諸人
還知落處麼良久雲收雨霽長空濶一對鴛鴦畫不
成徑山信云父子互換縱奪可觀冷眼看來總是
白地上弄精龜頌云三日耳聾也大奇業風揭塞衢
體泥而今鼓弄唇皮者能得幾人像一日師謂衆曰
阿師何以故此處無銀三十兩咄

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

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

麼黃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

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

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

有超師之見黃檗便禮拜馮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

何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馮山云馬祖出百丈得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

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瀉山云如是如是。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瀉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瀉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五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雲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雪竇顯頌云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果杲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畧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秋空飛一鷲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

五峯曰待見西堂。卽道。師曰見後道甚麼。五峯曰却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

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
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
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
向汝道黃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
赤更有赤鬚胡馮山祐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
馬云太羸生馮山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馮山下司
舉問仰山仰山云黃檗常用此機馮山云天生得從
人得仰山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馮山云
如是如是法昌遇云敢問諸人不落因果爲什麼
墮野狐不昧因果爲什麼脫野狐直饒道得落處分
明也未出他野狐窟裏法昌當時若見但與他拈出
雪峯古鏡教伊動轉不得然後放出紫胡狗子盡却
性命免見兒孫今日成羣作隊法昌與麼舉論大似
持螯酌海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何故曾經大海難爲
水慣聽無絃不易琴黃龍新問元首座百丈野狐

話意作麼生首座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師肯
之真淨文頌云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
身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真如謁頌
云大冶洪鑪烹佛烹祖規機鎔盡識者罔措大瀉
智云費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徑山杲云不落與
不昧半明與半暗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
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
南客何不樽前唱鷓鴣高峯妙云大眾前云不落
後云不昧還有得失也無若無因甚有墮有脫若有
試出來分明道看有麼有麼總是一隊野狐精莫恠
山僧壓良爲賤楚石琦云這箇公案批判者多盡
百丈老人也在野狐墮裏天寧不是釘椿
搖櫓膠柱調絃海枯終見底人死脚皮穿○上堂靈
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
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普請鏝地次忽有一
僧聞鼓鳴舉起鏝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

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

恁麼曰適來吐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

圓悟勸云這僧洪音

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大善知識眼目定動及乎勘

證將來却打箇背翻筋斗若不是瀉山爭見汗馬功

高後來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無此一僧只得一

半今日板聲鐘聲魚聲鼓聲齊振或有箇拍手呵呵

大笑直向伊道觀世音菩薩來也此章或因僧

列于瀉山章故諸師皆云瀉山此從傳燈錄

問西堂有問有荅卽且置無問無荅時如何西堂曰

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

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

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天奇瑞云飢則

可以喫飯飽則可以安眠有人會得須屬高而

無高大海淵而無淵且道與百丈是同是別○雲

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雲巖曰

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問趙州近離

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

悄然師便喝趙州作怕勢師曰大好悄然趙州乃作

舞而出○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

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師凡作務執勞必先

於衆主者密收作具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旣偏

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

語

南泉普願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氏幼慕空宗
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
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
作恁麼語話祖便休○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
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
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
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
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
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

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
化無量衆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
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玃重○上堂曰王老
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
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
納些些總不見得雲門偈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
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
牛在馮山語云雲門一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
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拄杖
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誣人之
罪以全罪科之長慶稜云你道南泉前頭爲人後
頭爲人雪竇顯云一時穿却昭覺勤云分草料
物與人同座不犯鋒鋦收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
山僧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峯獨立有時闌市
縱橫不論溪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卽今在甚

麼處試着眼看 天童傑云南泉起模畫樣長慶披沙揀金雲門鼻孔先穿雪竇據放結案拈拄杖更有
一箇在什麼處擲下拄杖 靈隱徽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則不無未見移風易俗在山僧只養得一頭驢
一向東倒西欄順時一日何管千里萬里拘時直是一步不移且道與王老師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
漁人舞棹野老謳歌 金粟悟云 ○師問僧曰夜來南泉希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

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

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 翠巖真云

衆中商量甚多有云前來據實祇對所以云得後來不合云是甚麼風所以云失然只知要書混同泥玉一所何哉不知道之根源理之深淺要會 ○師有書

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

僧達書了便問茱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茱萸曰問一

荅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茱萸曰覩對聲色

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長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

長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趙州作喫飯勢僧又

進後語趙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

人不謬爲吾弟子 蔣山懃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奈隣兒不覺醜姝不知這三人一

人有目無足一人有足無目一人足目俱無雖 ○南

然如是皆可與南泉爲師爲甚如此理事分明 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

去禮見庵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

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趙州去便設拜庵主不顧

趙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庵主亦不顧趙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庵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雪竇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箇檐板漢勘破了馮山語云庵主坐觀勝敗大小南泉趙州向淨地上喫交智海禾云是卽是庵主卽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趙州禮拜時但云這賊我識得你了也待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拽拄杖趁出庵

○上堂道箇如如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中毒也耶耶覺云山僧不然遇水喫水遇草喫草焉知畜生行法華舉云且道作麼生是異類中行石牛長臥三春霧木馬時嘶秋夜泉天奇瑞云戴角披毛須是親到此地始得若是妄去鑽研決定不能奈何茲者但念水草餘無所知是箇當家人方說着實話且道變則異類不變又作麼生不見道孟八郎又恁麼去

○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

老師過在甚處趙州禮拜而出雲門偈代云深衣和

下得箇安樂又代云與衆除害尚慈悲某甲歸衣鉢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夾山齡云南泉一期遲後爭奈平地起堆趙州雖是覲面投機不覺腦門著地昭覺勤云南泉動絃趙州別曲苦痛蒼天寒山拾得若是崇寧則不然燈籠露柱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令歸本位去也或有箇出起和尚棒教誰喫只對他道落賓落主徑山杲頌云南泉無過口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山不管結案據

款文殊普賢 且過一邊 ○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

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

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

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

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僧因聖穎云南泉被這

裏作活計 雲居錫云是賞伊是罰伊只如土地覷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翠巖真云衆中多有道蘇囑

蘇囑便是土地前一分飯如斯理論深屈古人何故只知枝詞蔓說不知南泉道理諸人要會麼執之失

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天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

不見道來說是非 ○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

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

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

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趙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

問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若管中窺豹但見一班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水稜上行

若是射鵰底手何不向蛇頭揩痒透關者試辯看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 徑山杲云兩箇老漢雖善

靴裏動指殊不知傍觀者醜 楚石 ○黃檗與師爲

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

甚麼年中行道黃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

師兒孫在下去黃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瀉山祐

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瀉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雪竇顯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

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卽便於第二
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雲峯悅云後來叢林中多有商量或道黃檗有陷虎之
機南泉有殺虎之用若作與麼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
這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向雲峯門
下說甚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喫棒趁出徑山
杲云何待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主位便捧鉢
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
居處黃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黃檗
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黃檗却問更有一
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
性此理如何黃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
老見處麼黃檗

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渴山神問仰山

莫是黃檗構南泉不得麼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渴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保福展云若無渴仰埋沒着黃檗五祖戒云仰山大似爲蛇畫足雲峯悅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大滙智云欺敵者亡徑山杲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楚石琦云又是逢便宜又是落便宜

○師見僧斫水次師乃擊水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
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
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
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
遇之白衆曰道得卽救取貓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
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

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貓兒也

雪峯存問

德山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德山以拄杖便打趙自復召云會麼雪峯云不會德山云我與麼老婆猶自不會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卽是破草鞋翠巖芝云大小趙州祇可自救雪竇顯頌南泉斬猫云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頌趙州戴鞋云公案圖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便卽休大鴻智云南泉據令而行趙州把手共行遂枯如是未免掛人唇吻大圓要與南泉把手共行遂枯拂子云若道得卽奪取去衆無語乃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平生萬峯蔚云兩堂首座無定亂之機南泉乃有安邦之手看他正令纔行誰敢當場開口趙州救得貓兒來遲未爲好手嵩山拂袖便行且道救却不救天奇瑞云開時安排底簇錦攢花及至臨時却似泥塑木雕你等諸人俱到南泉爲箇甚麼提起數珠云是什麼子今禪和子不看當機正令只在斬不斬處生情立見所以蹉過南泉大命你看英靈自然各別亦不論你問言便以本分事露

出所以方允若不如是盡是盲人摸象

○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

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

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

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

無對

徑山果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麼時尊體無頓處有巴鼻掩蘇嚕蘇嚕悉咧悉咧

喝一喝云叉手太俗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楚石琦云叉手太俗合掌太僧不僧不俗誰敢安名

檢點將來也是梁生招箭且道○一僧洗鉢次師乃

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

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

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

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其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諸云南泉翹足意作

麼生石霜舉手云還恁麼也無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

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

買僧無對

趙州諡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臥龍球代云屬某甲去也永山殿代云

是何道理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路良久云別處容和尚不得笑巖寶云這賣身話歷代尊宿拈提相酬價者甚多只是終不能奈何得伊山僧今日也斬新出箇價直教南泉此身更屬已不得屬人不得作實不得作主不得待云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只○師曰三世諸向伊云且請和尚暫回方丈喫茶○師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大滙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

曹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徑山杲頌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師與

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

曰道得卽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

曰恁麼則不去也歸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

回更不去禮國師報慈遂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禮國師南泉爲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盤裏盛珠不撥而自轉然雖如是如南泉出與度則不去也利害在甚麼處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如無山僧與你下箇注脚良久云不入洪波裏爭顯弄潮人中峯本云南泉畫地爲牢歸宗墮坑落

塹麻谷恭而無禮點檢將來一人眼空○師在山上

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

那鎌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那鎌子南泉路向甚麼

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

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

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座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

○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曹山寂云賴也石霜諸云不爲人斟酌長慶稜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

卽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

○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

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

巨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

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

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大夫異日謂師曰

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

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

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爲衆

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

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

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散子曰恁麼不恁

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鑄作佛還得否師曰得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展云坐卽佛不坐卽非佛 洞山价云不坐卽佛坐卽非佛 保福展云南泉看樓打樓雲巖洞山一起一倒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移風不解易俗雲巖洞山夢中說夢 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直是針錐不入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與你註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高峯妙云南泉恁麼祇對正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 天奇瑞云陸亘大夫向這石頭上坐臥不安仔細檢點將來皆是自不守分不是南泉爭得風光遍界恁麼便恁麼不恁麼便不恁麼若不具眼總是泥裏洗土塊雲巖證據洞山交互方見得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笑巖寶云許多尊宿空

說道理不能直下截斷大夫感我當時是南泉只向大夫道未鑄作佛時喚伊作箇甚麼○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師喚院

主院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祇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雕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無語保福展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拽也○

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往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五祖戒云也是貧兒思舊債

翠巖芝

果頌云南泉打破開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瞞頂

烹峯妙云南泉雖則

步步踏實未免隨人起倒這僧縱解飽食高眠決定不知飯是米做高峯怎麼告報設有一字妄虛永墮

地獄

○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

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陸大夫向

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

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

如夢相似大夫罔測

保寧勇代大夫拍手云阿誰得到這般田地黃龍心舉問僧

云南泉怎麼道如何得見與我一體僧舉起坐具黃龍云舉則易見還難覓盧頂上天風寒袞袞直上蒼龍窟誰敢覷着昭覺勸云陸亘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豎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疎不下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誤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

未摸着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何事上看非但陸亘
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
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何理事
上會取楚石琦云大衆還會麼若何向天地同根
萬物一體上會落在拏法師團圓裏若何理事上會
又落在妙喜葛藤中總無自由分只如南泉指壯丹
向陸亘道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你畢竟
如何會天寧不惜眉毛爲你諸人下箇註脚平蕪盡
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天奇瑞云大夫情上
生情句上猜句所以到烈焰紅爐光中施機方不辜
人知見斷人命根須是向石火電光中施機方不辜
負從上佛祖若不恁麼盡是滅胡種族固南泉舉金
剛王寶劍當頭直截免得盡大地人只在這鬼窟裏
爲奇不知喪本逐末手指香爐云會麼時人見此香
爐如夢相似笑巖實云南泉老漢被大夫
將箇整子一磕直得無窮寶藏罄囊倒出 ○陸大

夫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
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 ○師

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甕門
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
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 ○大夫
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
又用大夫作甚麼 ○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
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

報慈遂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

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
良欽師曰居何國土良欽無語 ○師問僧不思善不
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
洞山价云還曾將示人麼 ○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

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纏著○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首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

鹽官齊安國師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大

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偈云無朕迹

雪竇顯云直得一手一指

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間不徹 馮山詰云山僧不然忽有人問但云大眾歸堂去若人向大瀉門下薦得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東禪觀云盲者難以與手文彩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拂子下座 天奇瑞云雷霆之聲聾者難聞赫日光盲者難見且道運水搬柴挑囊負鉢憑箇什麼人恩力良久云

○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

古佛古佛

日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
 畧說有四種師堅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座
 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曰下孤燈
 果然失照保福展聞云若禮拜即喚和尚棒 禾山
 拊掌三下蔣山懃云鹽官以強陵弱則且置如何
 道得一句語免他道鬼家活計良久云 翎閣路雖險
 夜行人更多大滄泰云大眾坐僧將成九仞之山
 不進一簣之土當時山僧若作座主待豎起拂子云
 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中收只向他道向下文長
 付在來日徑山泉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僧
 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
 一箇棺材兩箇死漢○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
 子來侍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

者無對石霜諸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
兒猶在 投子同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
 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保福展代云和尚年
 尊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資福遠代作
 一圓相於中書牛字雪竇云適來為甚不將出
 實又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諸禪客下一轉
 語乃問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僧云大眾參
 堂去師喝云拋鉤釣鯢鯨釣得箇蝦蟇雲居舜云
 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為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
 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見他道扇子既破還
 我犀牛兒來大家對云已覲在搥搥堆頭了也地藏
 恩云從上知識各說異端作盡伎倆其奈總未知犀
 牛兒所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扇子既破還我
 犀牛兒來別處容和尚不得天奇瑞云投子須乃
 不落石霜就裏拖泥帶水資福全機棒獻也是將無
 反為負德辜恩侍者終日明明自保福因欲要推惡離已
 拈出所以魚不識水鳥不識空固將犀牛扇子一時
 却○師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

得衆無對

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 法眼益別

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南泉道于老

師不打這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這背得諸方也無

一箇更是懷囉又云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

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黃龍心云南泉法眼大似喫李子

前不能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

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麼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

更問你覓鼓在 天童華云南泉法眼去也虛空爲鼓

只向赤邊咬山僧今日與鹽官相見去也虛空爲鼓

須彌爲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乃拈拄杖卓一下

天童傑云鹽官提水放水南泉撥亂星飛法眼埋兵

掉闕諸方尊宿各出隻手並無一人性德只是隨後

打鼓祥符直截爲諸人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漆桶

參堂

去

歸宗智常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

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

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

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

有物○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

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

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南泉

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鉢便起南

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

水也難銷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作客不解作主 馮山語云南泉逢強即弱歸宗逢弱即強 三

泉構他歸宗不着所以遭他呵叱殊不知行人更在
青山外蔣山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註脚南泉探頭
太過歸宗壁立萬仞且道還有出身路也無喝下須
教三日聾天童華云南泉貪程太急歸宗薄處先
穿二老雖發明馬祖正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東州

○師因官人來乃

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
風不卸帽子○師刻草次有講僧來參偶見一蛇過

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

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
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

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德山鑑因雪峯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山便

打雪峯便走德山召云布衲子雪峯回首德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雪竇顯云歸宗只

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未明斬蛇乃云大衆看翠峯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打散○雲

巖來參師作挽弓勢雲巖良久作拔劒勢師曰來太
遲生○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

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

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

又打

黃檗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阿

弱有甚麼難我這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但向道收

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

資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醋却成

五味了也如今忽有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

只向他道善爲道路若是箇漢必然別有生涯

○江

州刺史李澈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澈卽不疑芥

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李激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

大梅法常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襄陽人姓鄭氏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真元中大寂聞師住山乃令

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僧問禾山殷大梅禾山云真○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居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

你向甚麼處下口居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居士無語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寶峯文云且道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無

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雪竇顯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五洩靈默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姓宣氏初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據坐師便行石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石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

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价云當時若不是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

此猶涉在途長慶稜云險報慈迷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報慈云爲復薦得自已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仔細好翠巖芝云石頭據坐五洩回首石頭召他却成多事雲峯悅云大小石頭坐不定把不住他這檐板漢放去便休又喚回被他糊塗一上道我向這裏有箇悟處驢年夢見瀉山行云五洩當時便去可謂坐斷天下人舌頭既被喚回已是糊塗不少拗折拄杖也是賊過後張弓如今得失是非一時坐斷敢問大衆石頭據坐意作麼生地藏恩云只合與麼去不合與麼來

盤山寶積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

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
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一日出門見人昇喪
訶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
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
可之○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
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徑山杲云千年
常住一朝僧禪德譬如
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
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
始爲道矣徑山杲云咄咄咄我
王庫內無如是刀○師將順世告衆曰
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

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
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保福展云普化掣
更多長蘆了撼身云快活殺我也若無樂破乾坤
底眼孔爭見渾金璞玉復云山僧依普化樣子摸得
一本今夜展開要且大家瞻仰遂打筋斗歸堂

麻谷寶徹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
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同南泉二
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
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腳師又
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

嶼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東寺如會禪師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旣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

東寺爲禪窟焉

虛堂愚頌云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

歸鴉卜樹棲

○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

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性

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法眼

益云是相公眼

○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

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

是伊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

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

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山曰黑月卽隱白

月卽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

不呈似老僧仰山义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蔣山懃云東寺只索一類仰山傾出一桮桮仰山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山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瀉山瀉山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山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西堂智藏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叅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

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語在國一屬連師路嗣恭

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

藏

昭覺云錯

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

昭覺云錯

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

到這裏却不會昭覺云錯錯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

頭黑

昭覺云錯錯 馮山詰云這僧與麼問馬師與

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五祖演云馬大師無着慙惶處只道得箇藏頭白海頭黑這僧擔一擔擔換得一箇不會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昭覺勒云若是明眼漢一舉便知落處白雲先師道這僧擔一擔擔換得箇不安樂馬大師道藏頭白海頭黑白雲拈云風后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如山僧下五箇錯且道落在什麼處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高峯妙云馬師父子一門非特佛口蛇心亦善六韜三畧這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管取喪身失命 天奇瑞云這僧欲出於泥不知轉陷於泥大如海公暗裏填還看來三箇宗師被箇挑脚漢弄得家返宅亂至今父子不和還有解交者麼良久丟下杖子入寢室 徑山信云這僧非惟眼瞎亦復耳聾頌云簷前風過白雲斜幾度笙歌意轉 馬祖一日除犬吠夜深途路客爲貪花柳未歸家

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師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尚書曰總過這邊尚書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翔尚書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僧問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有僧舉問長慶稜長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雪竇顯云何不與本分草料○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荅言有曰和

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
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
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
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章敬懷暉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百丈和尚令
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靴
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黃龍
心云
百丈逞盡神通不消章敬道箇老僧罪過鼓山珪
云黃龍孟八郎猶欠一着在只知百丈逞神通過殊不知章
敬百丈伎倆俱盡只知章敬道箇老僧罪過不知章
敬一款便招會麼蛇吞蝦蟇猶自可更有蜈蚣在後

頭○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稜
代云和

尚佛法身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

南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
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南泉曰章敬即是汝

不是長慶稜云和尚是甚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
未去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

持錫出去恰好徑山杲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
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云純鋼打就生鐵鑄成

章敬云是是妙喜云錦上鋪花三五重麻谷又持錫

到南泉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妙喜云已

納敗關了也南泉云不是不是妙喜云柳上更着粗

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妙喜云愁人

莫向愁人說南泉云章敬則是汝不是此是風力
所轉終成敗壞妙喜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
少復召大衆云雲門恁麼批判且道肯他不肯他
楚石琦云麻谷遶牀振錫衆禮常儀爲什麼章敬道

是南泉道不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天奇瑞云大凡行脚須具箇叅方正眼免被諸方籠罩蓋因其僧用處不明所以受人處分章敬隨波逐浪南泉截斷衆流若是從容中道泛應曲當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是尋香逐氣滯跡迷踪如羊觸藩似猿在檻此僧須乃大用盈懷爭奈諸舍來處如今有持錫到山僧處遠牀三匝振錫而立山僧只問他是什麼免得這僧向是非裏走

大珠慧海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僧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

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泐潭法會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擱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杉山智堅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歸宗曰似箇猫兒歸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南泉曰我見是箇大蟲

大鴻智云三箇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參

取這大蟲始得○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懣師曰無

生南泉曰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南

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蕨次南泉

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

羞他亦不顧南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翠巖

芝云只如杉山與麼道還有免得麼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話

泐潭惟建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
次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
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茗溪道行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

山寂古人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曹

山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山云正覓

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曹山云一切衆

生若病卽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

山云有云既有爲甚麼不病曹山云爲伊惺惺

石鞏慧藏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
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
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
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

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雪竇顯云

馬師一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鞞一箭一箇却是好手雪竇今日効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又云中也清涼欽云且道作麼是一箭射一羣底道理直是三十大千世界生命也不消一箭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蠱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

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

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

載三平章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西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天奇瑞云當時若解師子返擲慧藏粉骨碎身皆得因靠壁倚牆所以遭人毒手可惜盡力提持爭奈罕逢別者今日當陽還有通方者麼只如山僧如此口吧吧地如何劍爲不平離實匣藥因救病出金壺

北蘭讓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擎臂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

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南源道明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曰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洞山便下去明日卻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曰幾合放過洞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

中邑洪恩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山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山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山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山曰於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山曰接一宿覺仰山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瑯琊覺云愁人莫向愁人說○仰山又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

猩猩卽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錫云

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稱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龜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遂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泐潭常興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

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鬧

○師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

卷之五
荅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卽位齋詔迎請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

鵝湖大義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翱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卻問師師曰他得大闢提

伊闕自在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叅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

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
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
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
流水曲似刈禾鎌雪竇顯向猶較些子處便喝又向
曲似刈禾鎌處云是恁麼語話也
好與一撥見之不取于載難忘鴻山却云當時但
呵阿大笑復問國師此間如何待云三點如流水又
呵阿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路何故入虎
穴撩虎兒須是其人姜山方云大小國師有頭無
尾待伊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師後居伏牛
問道是什麼語話豈不光前絕後
山上堂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
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
今傳

三角總印禪師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
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

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長慶稜代云
悄然保福

展云三角賊過後張弓雪竇顯云兩箇有頭無尾
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
爲甚不眨上師便打昭覺勤云慣調金鎌久歷沙
場一箭落雙鷗人前誇敏手雖然大似把手上高山
未免傍觀者咱若據崇寧見處喚作此事早是好肉
上刺瘡了也何況更論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雪
竇賊過後張弓則故是更有一箇鷲拈拄
杖便下座徑山杲云蹉過麻谷也不知

魯祖寶雲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

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洞山
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洞山便禮拜○
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
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价代云他不飢喫什麼
飯雪竇顯云好劈脊棒這
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黃龍新云雪
竇只知這僧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殊不知
魯祖被這擔板漢勘破
天童覺云這僧只解捉死
蛇頭不能拈猛虎鬚當時待他問你口在什麼處便
與一喝拂手便行直饒魯
祖全機往往做手脚不及○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
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
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報慈遂云爲復唱和
語不肯語保福展
問長慶祇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
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
羅山開云陳老師

雷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牧
玄沙蒲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云羅
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
上座佛法有去處
徑山杲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
覷破壁
笑巖實云魯祖若非南泉幾成滯貨當時
若有箇衲僧入來纔見伊恁麼便與掀倒不惟打斷
諸老苟藤亦免魔魅人家男女
徑山信云
魯祖面壁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芙蓉太毓禪師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
士前居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
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
曰非關他事居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
居士曰不消一句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
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居

士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土常安樂天奇瑞云若有生心受食水外必然有波若不生心受食淨名因甚過二十恒河世界直向香積國中捧來若受彼食波外決定有水且道卽今喚什麼作食淡笑云曲不藏直真不掩偽○居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居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蔣山懃云芙蓉何不道分付與我待問如何是著實處便好與一掌待他眼瞞定動更與一掌何故且要打斷許多葛藤

紫玉道通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廬江何氏子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紫玉山遂剪茅構舍而居○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儼聞云憺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云不敢乃云承聞有語相敬今日特來藥山云有疑但問公云如何是佛藥山召于頔公應諾藥山云是甚麼公於此有省長慶陵共羅山舉次長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

泥有鬬羅山云不得草草當時賴遇是于頓可中草
巢裏撥着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長慶云作麼
生羅山云還知于頓是鍛了底金麼大瀉智云于
頓當時若會見藥山喚云是什麼只向道和尚賺我
來拂袖而去不惟作箇慷慨丈夫亦乃不鈍置紫玉
天竒瑞云一呼一諾實主分明因什麼却墮羅刹
鬼國皆因逐語隨言做真棄覺被這黑風扇鼓萬劫
漂沉焉得不爲客作賤人豎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
頓出無明業海
宛宿門前草庵

五臺隱峰禪師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

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

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

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石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

畢竟如何石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刻

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刻子向師前刻一

株草師曰和尚祇刻得這箇不刻得那箇石頭提起

刻子師接得便作刻草勢石頭曰汝祇刻得那箇不

解刻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价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車次

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

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

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

乃置斧天竒瑞云師勝資強人間少有切不可流俗見解雖然蓋世禪和能有幾箇作家何故未到盡驚山嶮峻從

來方識路高低○師到南泉觀衆僧叅次南泉指

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瀉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瀉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瀉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瀉山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瀉山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唐元和中苻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闔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觀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憤然而踣

西園曇藏禪師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寂曹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

西園奇性俱眠一指頭禪益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曹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曹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楊岐甄叔禪師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禪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

馬頭神藏禪師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

南泉願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運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華林善覺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夾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卽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夾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紙是不可見客裴公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公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公問曰師作何行

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水塘和尚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麼人歸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歸宗曰二十二師曰聞黎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曰和尚幾時生師豎起拂子歸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卽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

烏白和尚

烏白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

汝旣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

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至渭麼如金翅摩海直取龍

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爲山語云烏曰大似巨靈逞掌太華之威蒼龍展奪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乃拄

拄杖云諸人還識烏曰麼若也識去橫按鎮鐱窠中獨據若也未識棒頭有眼明如日卓拄杖下座白

雲端云衆中商量道拄杖在烏曰手裏以道醍醐有什麼難苦哉作這般見解水亦難消所以道醍醐上

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要識烏曰麼橫按鎮鐱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頭

邪覺勤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恁麼道雖然如是只見烏曰放行處未明烏曰把住處要知烏曰把住處

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不敢正眼觀着若使據令而行盡大地

人並須喫棒

古寺和尚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且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亦自盛粥喫侍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丹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曰和尚

石曰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白來祖曰烏白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白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昭覺勤云草窠裏撥出一箇半箇有什麼共語處雖然如是猶放過一着在

本谿和尚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曰爲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居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居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

丹霞機居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瘧龐公患聾居士曰恰是師無語居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居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居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居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居士曰作家作家

西山亮座主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見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

得師不肯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法眼益云看他古人恁麼慈悲教人如今作麼生會莫聚頭向這裏妄想

齊峯和尚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居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居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居士曰背後底聾師回首曰看看居士曰草賊大敗居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

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居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少居士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居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居士曰得也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居士曰不得堂堂道師曰還我怎麼時麗老主人公來居士曰少神作麼師曰好箇問訊問不着人居士曰將爲將爲天童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過風要須平地上巖崖孤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紋游刃磅礪得大自在因甚華頂峯木曾到只如齊峯云還我怎麼時麗老主人公來居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着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久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波底水無痕

大陽和尚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荅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禪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百靈和尚

百靈和尚一日與麗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居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

人居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居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徑山杲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

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着何故當時若不得箇破透頭透却觸驢有甚面目見他龐公楚石琦云百靈戴笠便去得力句分明舉也來因甚麼妙喜老人道百靈有甚面目見他龐公也是扶強不扶弱有人與妙喜作主要問作麼生是得力句速道速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天奇瑞云作者相見終不在言句上作活計須不在言句上也也要八海通流問處乘風答處自在孰不讚嘆爲什麼末後反追不吐一言鳥飛

金牛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

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長慶稜云大似因齋

慶讚大光誨因僧問云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大光乃作舞僧禮拜大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不會行脚眼在甚麼處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頌云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昭覺勤云且道大光云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

○師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臨濟遂拈掌三下歸堂去師却下去人事了便問賓主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臨濟曰道甚麼師擬開口臨

濟便打一坐具師作倒勢臨濟又打一坐具師曰今日不着便遂歸方丈

湧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負否仰山云勝卽總勝負卽總

負湧山果云一人焦磚打着連底凍一人得便宜是落便宜具眼者辨取

乳源和尚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

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

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僧舉似長慶稜長慶云不妨不妨

云爲和尚不惜身命承天宗云宗乘也不易扶豎這兩箇老漢扶不起我道這僧若不出頭棒卽是乳源自

○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

經恰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

仰山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居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居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居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則川和尚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居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居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居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荅公話。居士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居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盞。便歸方丈。雪竇顯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

同生同死。當時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蔣山懃云。兩回不顧。拋盞便歸。且道。肯歸何處。還會麼。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打地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肯。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肯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徑山杲云。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秀溪和尚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

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卽禍事也谷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谷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谷山呵呵大笑

枰樹和尚

江西枰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道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道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道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麼師曰和合道吾曰恁麼卽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濶來多少時邪道吾便拂袖而去○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道吾曰親近來師曰用鉢這兩片皮作麼道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草堂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海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海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

興平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洞山曰

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卽汝心是洞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卽問取木人去洞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洞山曰不是某甲洞山辭師曰甚麼處去洞山曰公流無定止師曰法身公流報身公流洞山曰總不作此解師乃拊掌

保福展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

逍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鹿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鹿西

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驀口打鹿西拂袖便出師召

衆曰頂門上著眼

蔣山懃云老僧雖頂門無眼也驗得你骨出何也古墓毒蛇頭戴角

南山猛虎尾吒

水潦和尚

洪州水潦和尚初叅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

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曾蹋倒師大悟起來

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

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

耶那覺云大衆你道

水潦還曾悟也未

天童覺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只這一毫頭從甚麼處得來待伊

擬議更與一踏

○師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祖蹋直至

如今笑不休

浮盃和尚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曰會麼澄

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澄一舉似趙州趙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瘡澄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便打澄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趙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燦破四天下趙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趙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荅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龍山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亦云隱山

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

葉洞山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
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
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闌黎從何處來洞山曰無
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山曰
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山曰和尚
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山曰爲甚麼不知師曰
我不從人天來洞山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
曰我見兩箇泥牛闌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

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
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
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
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
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
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龐蘊居士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
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
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

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
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後
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乃留駐參承二載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
藥山藥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乃指空中雪
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居士
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居士曰恁麼稱禪客閻
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居士又掌曰眼

見如盲口說如瘧

雪竇顯別初問云但握雪團便打

○有女名靈照

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居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
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
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
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又
偈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
上浮

昭覺勤云且道殺箇什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什麼試定當看

中峯本云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

目

○居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靈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居士

曰你作麼生靈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居士
乃笑○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
靈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
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
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
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
公膝而化

教外別傳卷五終

教外別傳卷六

南嶽下三世

黃檗希運禪師

百丈海
法嗣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
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
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
卽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
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
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叅百
丈百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

南來百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百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鴻山和尙舉問仰山

鴻山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甚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鴻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百丈只解騎

虎頭不解把虎尾鴻山云子有嶮崖之句五○師

祖戒云百丈大似作賊人心虛黃檗熟處難忘

在南泉普請擇菜次南泉問甚麼處去師曰擇菜去南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南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南泉曰大家擇菜去

黃龍新云今時師僧

往往將南泉黃檗作擇菜會却

○南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南泉門送提起

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南泉曰王老師聾師戴笠便行○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

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沙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沙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裴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雪竇顯代裴休當時便喝經山泉云裴公黃檗可謂如水入水似金搏金雖然如是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蔡中郎或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卽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楚石珙云裴公捧像黃檗安名冷地看來如大家教新婦相似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既不能坐斷未免隨例顛倒喚作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周人以相殷人以栗

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獐羊聲來師曰獐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獐羊跡來師曰獐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獐羊蹤來師曰獐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獐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獐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趂出雪竇顯云云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處見黃檗麼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經山信云黃檗幸是作家何不當時便打趂出須待明日且道黃檗意作麼生這僧既會尋獐羊蹤跡來又不曾黃檗休去非惟○師一日捏拳曰天下義學沙門還是脫空奴子

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僧問雲門七縱八橫雲門云念老僧年老云如何是普雲門云天光回照云如何是天光回照雲門云豁齒少人知○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畧不披閱良久曰會麼公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

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

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

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

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

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爲山祐問仰山作

釋乳素非鴨類爲山云此實難辨五祖戒出僧語

謝和尚說得道理好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云不妨奇

特繞被布衲授着袂却一隻眼雪竇顯頌云凜凜

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

度親遭弄爪牙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要

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師

法昌遇云我要無禪底做國師徑山杲云且道

是醍醐句是毒藥句頌云身上着衣方免寒口邊說

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注破了楚石瑞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金粟悟云黃藥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這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和聲便打更若擬議劈脊打出却怎麼老婆可謂聞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酒糟太多

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珍重

長慶大安禪師

百丈海法嗣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

號懶安

郡之陳氏子孤錫遊方逢

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卽造百丈禮

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卽是百丈曰大似騎牛

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

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

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

同參祐禪師創居馮山師躬耕

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

○雪峯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

蛇於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

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

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

惱亂將軍

大慈寰中禪師

百丈海
法嗣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參百丈受心印
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
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南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
中主師曰會即便會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後住
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
歸方丈法眼益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報慈
遂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
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
病出來又作麼生雪竇顯云大凡扶登宗乘須辨
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語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
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諸方識病不答

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着大唐天子
只三人虛堂愚頌云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
去復還黃葉隕時風骨
露水邊依舊石爛斑
○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

曰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明日趙州掃地次
師曰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

丈雪竇顯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
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見呵呵大笑便與一掌明日又問待伊大笑又與一
掌大慈若下得這兩掌趙州若不對他可謂生鐵鑄
就風吹不入漢大凡宗師一等是捏撼乾坤直教如
早天霹靂萬里無雲轟一聲教他眼目定動豈不俊
哉要識趙州大慈麼莫恠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
明君黃龍新云趙州金鑰不玉石不分直饒分
去也未夢見大慈在黃龍震云般若若是無體二
老不能知般若若是無用二老不能用若也能知能
用一言可以截斷衆紛何必再三
漢只解掩耳偷鈴不解移風易俗或有問南華般若若

以何爲體勞奇便打待伊眼目定動却問般若○僧

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

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

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洞

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洞山曰得法眼

益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汾陽昭代云知汝

力微淨因成云這僧可謂擔頭不泊蠅是則當如

是要且只是孤生獨死底漢天童覺云大慈合併

不着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

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

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

尚作麼生洞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洛浦

安云行說俱到卽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卽本分事

在雲居錫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

時合行

甚麼路

平田普岸禪師百丈海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訪

茂源和尚茂源纔起迎師近前把住曰開口卽失閉

口卽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茂源以手掩鼻師放開

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茂源曰着甚死急師曰若非

是師不免諸方點檢○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

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臨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臨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臨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麼處臨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臨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臨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石霜性空禪師

百丈海
法嗣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卽答汝西

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

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

沙彌卽仰山仰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

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復問瀉山瀉山召慧寂仰山應諾瀉山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名

古靈神贊禪師

百丈海
法嗣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

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

和安寺通禪師

百丈海
法嗣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參馬祖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仰山從之師召慧寂仰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仰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仰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仰山應諾師曰是甚麼仰山無對師曰去

衛國院道禪師

百丈海
法嗣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師曰黃河清也未僧無對

嵩山佑代云小小狐兒
要過但過用疑作甚麼

東山慧禪師

百丈海
法嗣

洪州東山慧禪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
審南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
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南用曰大于亦無語
那大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掴
南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于侍者到師問金剛
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曰不妨和
尚借問師曰卽今卽得去後作麼生侍者曰誰敢問
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侍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
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清田和尚

百丈海
法嗣

清田和尚與瑠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瑠亦敲
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瑠曰
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瑠曰
善知識眼應須恁麼茶罷瑠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
子意作麼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涅槃和尚

百丈海
法嗣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
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
措

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
高第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

尚仕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
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
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絕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
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悞矣又觀正宗記則有
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
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趙州從諗禪師

南泉願
法嗣

趙州觀音院

東亦
院曰

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姓郝氏抵

池陽參南泉值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南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南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南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南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

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南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

言下悟理

圓悟對頌云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
市四海一家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作無

言下悟理圓悟勸頌云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無言作無云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舉著一回新渴山果云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時如何豎起拂子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靈隱徽云青天白日悟箇什麼咄咄驪珠擊碎蒼龍窟元叟端云南泉被趙州一問直得分疎不趙州被南泉一坐至今擡身不疑起南箇漢總有過處諸人檢點得出許你真達不疑之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南泉

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南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南泉曰昨夜三更月到

牕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泊被打破蔡州

○南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

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南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海南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南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五祖戒云正賊走了邏蹤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雲居舜云

諸人作麼生會有底便道首座落他總續與麼會又爭得山僧道趙州大似傍若無人夫奇端云入就者不知明眼人證據在所以得時誇經紀時收好種田還知以已妨人遭他毒手者麼十面埋伏真可美隔江聞智又何如○師到黃檗黃檗

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

火黃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

保福展云黃檗

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五祖戒云黃檗只會買賤不會賣貴趙州因禍致福○到寶壽寶壽見來

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

保福展云保壽忘頭失尾趙州平地上喫撲

○又到道吾纔入堂道吾曰

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道吾曰過也師曰中雪寶

顯云二俱作家蓋是道吾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梁漢報慈遂云且道二大老相見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於中字上有箇入處○又到茱萸執

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茱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

茱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

下耶耶覺云勢敗奴欺土年衰鬼弄人保寧勇頌云逐步移節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瀉山語云趙州善能探

水不犯波瀾茱萸一滴也無爭奈關防不得徑山杲云鉤在不疑之地頌云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倒岳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天

童華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拄杖靠壁不犯波瀾雖然二老同死同生爭奈山僧未肯放過

○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

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

祥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益代云請上是上座眼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音院○

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掃地師曰塵

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爲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

也○師與官人遊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

善知識鬼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僧辭師曰

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

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

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徑山杲云有佛處

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着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

語已遍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庵摩尼達哩吽唆吒
靈隱嶽舉大慧語了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
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石瑋
走盤密密鴛鴦閑繡出金鍼終不與人看楚石瑋
云妙喜老祖唱之於前天寧遠孫不與之於後門前種
萬芭萬芭生火筋火筋開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忽
然顛落地撒出無數無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

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徑山果頌云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枯

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大衆晚參師曰今夜荅話去也

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輓

引玉却引得箇墜子

保壽沼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長慶稜問覺鐵背那僧纔出

禮拜爲什麼便將爲墜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長慶云向伊道什麼覺云亦向伊恁麼道雪寶顯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鐵背大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拋輓引

聖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昭覺勤云諸方盡道趙州得逸羣之用一期施設不妨自在這僧要擊節扣關閃電光中卒着手脚不辨覺鐵背能近取譬不墜宗風法眼有通方鑑才便知落處敢問諸人既是宗師爲甚麼拋輓只引得箇墜子

上堂金佛不度

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

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益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命試斷看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雪竇顯頌云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雲如未休何人不雕傷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湖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着方知孤負我徑山杲云軍管裏大王頌云九十七

種妙相顧陸丹青難狀趙州眼目精明覩見心肝五臟○師因老宿問近離甚

處曰滑州老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一蹣到老宿曰

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老宿曰參堂去師應喏

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搥之尼曰和尚猶

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高峯妙頌云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

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當頭蹉過他○問如何是實中主師曰

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

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

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

麼處去婆曰鶯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怎麼
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報慈遂云前來

僧也怎麼道趙州去也怎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耶珊覺云大小趙州去這婆子手裏喪身失命然雖如此錯會者多馮山詰云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高峯妙云這箇公案若據諸方判斷趙州勘破婆子若據高峯點檢將來正是婆子勘破趙州畢竟以何爲驗以手指云鶯直去天奇瑞云首身者知其首而不知其賣實馬受疆徒誇其俊豈不知其首鴛鵲遭彈空通其喜溼身者只知其賣而不知其首鴛鵲遭彈時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徑山信云臺山路漫地東倒西搖頌云臺山婆臺山婆死去十分○問沒奈何開眼受人穿鼻孔惡人自有惡人魔

怎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怎麼來底師還

接否師曰接曰怎麼來者從師接不怎麼來者如何
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

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

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

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日和尚爲甚麼道師

曰爲汝總識字

清涼欽別衆僧云已知去處

○問如何是囊中寶

師曰合取口

清涼欽別云莫說似人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

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

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

何祇爲轉半藏

報慈遂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徑山

呆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繞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蓋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繞一匝直繞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繞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共如是繞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因僧侍次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策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投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投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投子曰汝會

麼曰不會乞師指示投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投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會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會見恁麼

人僧無對法眼益代云呵呵○僧寫師真呈師曰

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

却真僧無對報慈遂代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界示人師曰我不將

境界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徑山

杲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
言語既是打破關爲什麼却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
短燒了元來地不平楚石琦云庭前栢樹子天下
杜禪和只管尋枝葉還曾夢見麼四海幸然清似鏡
莫來平地起風波

○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

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

等諸人向甚處扃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鉢子去

保福展云南有雪峯北有趙州雪竇顯云這僧既不從雪峯來可惜趙州鉢子耶瑯覺云衆中有云寄鉢去埋却雪峯若道寄鉢孟去便道盛粥飯用狂解

夢見作麼商量不是僧繇手謾說學丹青

○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

如今無人舉著○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

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

無時有僧問旣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

不知僧曰和尚旣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

事卽得禮拜了退

雪竇顯云趙州倒退三千頌云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目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觸體識盡喜

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

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雪竇顯云識語也好與二十棒這棒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童童覺頌云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齒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僧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

是揀擇僧無語

無庵全頌云當門一脈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槌

擊碎萬重關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

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

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白雲端頌云驢山塞海也尋常

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

○問如何是道師曰墻

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

透長安

天奇瑞云這僧只解問路不知當面踉蹌過趙州貪渡行人那妨失却船錢大衆會麼宜乎

靜坐仔細評論

○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從

北方來者卽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近

下人問道卽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

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

師遂與一摺文遠曰公驗分明過○師與文遠論義

曰闢劣不闢勝勝者輸果子文遠曰請和尚立義師

曰我是一頭驢文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文

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文遠曰我

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

五祖戒云禮不單行邛邛覽云趙州文

遠也是蕭何置律

徑山果云文遠在驢糞中過夏面赤不如語直趙州貪他少利贏得箇胡餅檢點將

來也是普州人送賊畢竟如何鷲王擇乳素非鴨類

楚石琦云當時文遠待趙州老漢道我是一頭驢

便道輪却胡餅了也老漢取胡餅就手奪却便行

○新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

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雪峯雲居來祇是箇

擔板漢

崇壽稠云和尚是揀客置主人

○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

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

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雲門偈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

箇什麼若言無這僧爲甚悟去雪竇顯云我不似

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

爾成文然雖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

仁者要會麼還你趙州喫粥也未拈却這僧喫粥了

雪竇與你拄杖子歸堂雲峯悅云雲門與麼道大

似爲黃門裁鬢與蛇畫足雲峯則不然這僧於此悟

去入地獄如箭射黃龍心云雲門雪竇雖則善能

鉅強輔弱捨富從貧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只

如上座朝來亦喫粥亦洗鉢而今是迷是悟其僧禮

拜起師喚近前我有一柄拂與汝歸堂龍門遠云

山僧今日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只是不悟既是爲

善知識爲甚麼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甕終不指

鹿爲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觀破管取一

時放下徑山杲云雲門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

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麼楚石瑤云諸

仁者要見雲門則易要見妙喜則難○上堂纔有是

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洛浦扣

齒又舉似雲居雲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

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

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

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畧約師曰汝祇見畧約且

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

天奇瑞云言不涉玄

肯無不妙蕩蕩然胡越皆親表表地江山曰如何是一致雖然如是易分雲裏粉難辨墨中煤
畧約師曰箇箇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荅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畧約○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

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

在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五祖演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焰擬欲問如何

分身作兩段高峯妙云大小趙州拈出一粒巴豆子攪惱衲僧腸肚設有吞吐得者亦不免喪身失命

何故急急如律令○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

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雪竇顯云

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五祖演云趙州休去作

麼商量白雲露箇消息貴要諸人共知婆子雖行正

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定牙關婆子可謂去

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各千古重如山徑山信云夜眠侵曉起更有不眠人婆子一掌趙州猶如啞

子喫黃瓜雖然這婆子也是看孔着柝未是好手○師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

便起去

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絕裏還有人出得麼天童華云這僧扶強不扶弱

懸殊有眼瞎漢便道報恩扶強不扶弱

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

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

曰喫茶去又問僧曰不會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

問曰爲甚麼會到也云喫茶去不會到也云喫茶去

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鏡清恁舉問

僧作麼生會僧便去鏡清云邯鄲學唐步

雪竇顯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爲甚學唐步若辨得出與汝茶

喫黃龍新云趙州喫茶宗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

者師曰老僧祇管看

雪竇顯云看卽不無爭卽不得且道扶這僧扶趙州○問

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空劫曰

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

無語○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

玄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

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

重七斤

昭覺勤云摩醯三眼一句洞明似海朝宗于途共轍雖然如是更有一着在忽有問蔣山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對他道饑來喫飯困來眠

高峯妙云趙州一段綿密工夫風吹不入雨打不濕

惜乎不解相體裁衣翻成鈍置高峯則不然忽有問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我二十年前曾向這

裏打失一隻眼睛至今指鹿爲馬大眾且道與古人

相去多少元叟端云趙州好語要且不起來機中

峯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至大四年西山洪水

山河大地悉皆震動你輩貪眠漢子知甚東西南北
金粟悟云我不似趙州委曲如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勞云便棒不惟直截抑且免○師在東司上
置伊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躲根

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文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
與汝說佛法○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
雪峯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
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卽言寒夏卽道熱又曰雪
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
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祇
對雪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
玄沙備聞云大小趙州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關敗關也不知雲居錫若檢得出是上座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

脚僧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卽脫取去○問如何
是毗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
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入
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
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眞定帥王公攜諸
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
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
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
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
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

入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

王侍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

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

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白雲端云其僧雖然罔措爭奈王令已行王

令既行則海晏河清一句作麼生道○師到一庵主

野老不知堯舜力蓁蓁打鼓祭江神

處問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

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庵主亦豎起拳

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

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庵主手裏昭覺勤云佛祖命脉列聖銚鎚換斗移星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

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裏妹不知自己性命已

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

龍蛇別細素正好着力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顧頂

龍門遠云庵主一等堅拳趙州因甚肯一箇不肯

一箇且道得失在什麼處趙州勘破幾多阿師庵主

過了幾多寒暑要識趙州度拍禪牀左邊一下要識

二庵主麼拍禪牀右邊一下還有檢點得出麼良久

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鴻山果云泣露千般

草吟風一樣松爲什麼肯一箇不肯一箇若向這裏

見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

未然月庵爲諸人下箇註脚良久云若不如是爭知

如是元叟端云這箇公案諸方錯判者甚多山僧

論實不論虛上庵主截鐵斬釘下庵○問僧一日看

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閣黎不會看經曰和

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文遠侍

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侍

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侍者曰禮佛也是好事

師曰好事不如無中峯本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頑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

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語墮處
麼待伊磕破腦門卽向你道 ○上堂正人說邪法

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
識我這裏易見難識 ○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

門南門北門

徑山杲云這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

會麼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楚石琦云儘這僧神通跳趙州關不過大丈夫漢當衆決擇未到弓折箭盡卽便拱手歸降何不着一 ○問初生

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

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投子曰念念不停留 ○

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

有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

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

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

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僧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 ○問如何

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 ○問學人

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

角小宜僧堂後 ○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

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

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 ○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

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

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瘡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齧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

長沙景岑禪師

南泉願
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

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曾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徑山泉云
熟處難忘○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

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徑山杲云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進這一步我待款款地與

你葛藤

○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

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徑山杲云卽今祇對者既

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云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有秀才看千佛

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

昭覺勤云葛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當曾承

當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刃疾酸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爲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隨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裂轉話頭且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還委恁麼殺人刀活人劍

潯山杲云若有箇漢纔見長沙恁麼道但云黃鶴樓要題也不難未審百千諸佛居何國土若下得此語非唯坐斷長沙舌頭亦乃名標青

夢

史○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曰學人不曾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卽騎要下卽

下徑山果云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圓悟老人遷化向甚麼處去卽向他道入阿鼻大地獄去也未審意旨如何飲洋銅汁吞熱鐵圓或問還救得也未審救不得爲甚麼救不得是這老漢家常茶飯楚石琦云若欲報德酬恩須是長沙妙喜忤逆兒孫始得雖然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問

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師與仰山翫月次仰山曰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仰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仰山曰因直下似箇大

蟲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保福展云好一箇月只是用力太多被

他踏破却成兩箇人人盡道峯大蟲奇特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德山密代云更與一踏徑山果云皎潔一輪寒光萬里靈利者葉落知秋關聿者忠言逆耳休不寒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蟲却

無牙齒當時一踏豈造次葛然倒地非偶爾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山者麼良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月楚石琦云小釋迦云你作麼生用峯大蟲便與一踏盡謂高超物外獨步寰中天寧忍俊不禁也擬冷處着把火二大老如斯吐露於建化門自此諸方稱頭足可觀光若是這箇事料掉無交涉

爲峯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敎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

師默然秀曰謝和尚荅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三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荅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蔣山懃云也大奇也

大奇長沙書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鄂州茱萸和尚

南泉願法嗣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眾曰虛空是橛師擲下竹便下座

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雲門云提鐘謝響得箇蝦蟇出來雪竇顯云昔那雲門云提鐘謝響得箇蝦蟇出來雪竇顯云昔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趣出法雲秀云茱萸只知

瞻前這僧不能顧後仔細檢點將來兩箇總須喫棒且道過在甚處具眼者看棲賢提云且道這僧出來與麼道是具眼不具眼茱萸當時便打且道打伊甚麼處大眾驗取

○趙州到雲居

雲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雲

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趙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

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趙州曰向甚處住

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趙州曰三十年弄馬騎

今日却被驢撲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巴爭奈趙州不入這纔纔然雖如是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栢操大瀉泰云雲居茱萸只解把住不解放行趙州只解放行不解把住檢點將來未爲全美且雙放雙收一句作麼生道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山歸

子湖利蹤禪師

南泉願法嗣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開元二年邑人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雪竇顯云衆中總道這僧着一口着卽着了也爭奈這僧在取問諸人子湖狗着者便死因什麼這僧在若無知方眼救得這僧該使子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這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麼日勢稍晚歸堂神鼎譚云古人提唱一段因緣你道怎麼時下得甚麼語神鼎當時若在他會裏卽出云這畜生又云死又作退勢天童華云這老漢

雖慣得其便爭奈咬這僧不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萬峯蔚云入門一喝頭正尾正擬議思量喪却性命且作麼生入得他家○與勝光和尚鉏園次驀按門戶喝一喝阿耶阿耶

鏹回視勝光曰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勝光便問如何

是事被師攔臂踏倒從此有省○尼到參師曰汝莫

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

師便打蔣山勸云子湖棒頭有眼只爲權柄在手鐵磨皮下有血饒他于木隨身雖然柔弱勝剛

強且要○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

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

是某甲師曰是卽是祇是汝不肯承當翠巖芝云子湖也是相頭

買帽 溪山果云子湖恁麼大似按牛頭喫草

雲際師祖禪師

南泉願法嗣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
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曰與汝往來者是
師曰不往來者如何南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南泉
召師祖師應諾南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雪竇顯向往來者是處拈云草裏漢向不往來者亦
是處云雪上加霜向如何是珠處別云險又云換便
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看得箇眼賓主互換便
能深入虎穴或不謂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
尾白雲端云大衆這僧一顆摩尼珠可謂希世之
寶大可憐生幾乎落在萬丈深坑猶賴南泉老手親
爲托起且道此珠見今在什麼處乃云海神知貴不
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昭覺勤云南泉一期垂手
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
是如來藏向什麼處着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向什麼

處着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淨因成
云南泉應機酬對縱奪可觀檢點將來終未能指出
他珠在直饒喚師祖師祖應諾云汝不會我語正是
藏畢竟珠在甚麼處莫是海神知貴不知價麼此是
近來新婦禪不勞拈出拍禪牀云珠之與藏盡被
老僧一拍粉碎諸人更來這裏討什麼又拍一下

靈鷲閑禪師

南泉願法嗣

池州靈鷲閑禪師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
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
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

日子和尚

南泉願法嗣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這老山鬼
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谿欲進

語師便喝亞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是不是

趙州諗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

南泉願法嗣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雪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雪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

池沼否曰見雪峯曰凡親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陸亘大夫

南泉願法嗣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大夫亘應諾南泉曰出也亘從此開解卽禮謝

高峯妙云南泉潦倒手眼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高峯只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纔擬抵對便與亂棒打出非特爲這漢脫却鵝○臭布衫要使天下衲僧箇箇解粘去縛慶快平生

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卽哭院主無對長慶稜代云合哭不合哭

甘贄行者南泉願法嗣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贄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贄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乃行覲翠巖真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雲居元云大小黃檗被甘贄換却一隻眼徑山泉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却較些子靈隱獄云總是掩耳偷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天濶一對鴛鴦畫不成楚石琦云師子○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交人韓獪逐塊

南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

羅蜜誓拂袖便出南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典座曰當時便去也南泉便打破鍋子徑山泉云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雙嶺玄真禪師鹽官安法嗣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迹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道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道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芙蓉靈訓禪師歸宗常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歸宗

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歸宗曰卽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歸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益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師辭歸宗問甚麼處去曰歸嶺中去歸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歸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歸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高亭和尚

歸宗常法嗣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趯僧回舉似夾山夾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夾山曰賴汝不會若

會卽夾山口瘞

五臺智通禪師

歸宗常法嗣

五臺山智通禪師

自稱大禪佛

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

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歸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歸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歸宗異之師便辭去歸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

普化和尚

盤山積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

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
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
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
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
院裏有齋僧回舉似臨濟臨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
五祖演云若是五祖則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
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伽瞎棒我只要你
恁麼道何故一○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
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
者卽展手曰乞我一錢○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
臨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謂直歲

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
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趙州諺云何不
與他本分草料

○師見馬步使

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
曰似卽似是卽不是○師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
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
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
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
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臨濟
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臨濟便
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

兒却具一隻眼臨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斯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昔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鳥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壽州良遂禪師

麻谷徹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麻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瓦師到鉏草處麻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麻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麻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雲門偈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與作雙放時節又云麻谷問阿誰他道莫瞞某甲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若不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亦知有賺人處又云作麼生是良遂知處東林頽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云鸕鷀語鶴靈隱嶽云爲人爲徹咬着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薯山慧超禪師

東寺會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良价應諾師曰是甚麼良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虔州處微禪師

西堂藏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問仰山汝名甚麼仰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仰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仰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龜山智具禪師

章敬暉法嗣

福州龜山智具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章敬章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章敬雖默然師亦自悟

金州操禪師

章敬膺法嗣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僧問鏡清恁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鏡清云祇見雞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

章敬膺法嗣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仰山又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焉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焉山的子麼仰山曰世諦卽不無佛法卽不敢仰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重敬處得此三昧仰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上林戒靈禪師

永泰湍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焉山焉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冑全具焉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

曰卸了也焉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焉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祕魔嚴和尚

永泰湍法嗣

五臺山祕魔嚴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

明招讓云我當時若見伊欲道未道先與一法眼益代云乞命乞命報慈遂代云

老兒家放却叉子得也

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五祖戒云山僧當時若見奪取叉來薦項叉

倒點把火照看伊面皮厚多少

○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

攬入懷裏師拊霍山背三下霍山起拍手曰師兄三
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保福展云當斷不斷返遭

其亂 首山念云
千聞不如一見

湖南祇林和尚

永泰湍
法嗣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
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
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
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
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南嶽下四世

睦州陳尊宿

黃檗遺
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目有重瞳
列七星遊方契旨於黃檗後爲四衆請住觀音院常
百餘衆經數十載學者叩激隨問遽荅詞語峻險旣
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
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今改
毗率居房織
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
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
人舍城而去○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
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

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

徑山杲云咄葛

藤得也未

○師尋常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

座主座主應諾師曰檐板漢

雪竇顯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

頭因甚却成檐板

○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

處師脫草屨薦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

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

尚書天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天使又見畫壁問曰

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擱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

○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

麼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

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

雲峯悅云作賊人心虛

杲云又添得一箇道了問冲密你道我怎麼道還有過也無冲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云三箇也有曰

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

乃如是師便打

徑山杲云雖然無孔笛撞着檀拍板直是五音調暢六律和諧仔細檢點

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不得動着動着打折驢腰

楚石瑄云睦州與這僧二俱作家二俱不出麼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

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

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

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喫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邪師曰拄杖不在蒼帝柄聊與三十雪竇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南堂靜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不爲分外地須是本分鉗鎚方能知其真偽何故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法是眼直饒千載奚爲西禪需云若要扶持大如率唱宗乘這老漢却較些子諸人要見睦州麼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甌靈隱嶽云以毒攻毒以楔出楔還他睦州老漢始得今日有人恁麼問虎丘也只恁麼答何故盡法無民○上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

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曰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曰月似彎弓

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雪竇顯云說甚猶較些子直是未

休或有箇無孔鐵鎚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乃驀拈拄杖云放過一着石門聰舉黃檗語入了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蛇尾耶耶覺云若入洪波裏須是弄潮人昭覺勸云古人各出一隻手提振綱宗誘掖後進功不浪施仔細點檢將來百丈將棒喚狗未免相顧睚眦黃檗香餌綴鉤吞着喪身失命睦州當衆舉覺與賊過梯雪竇要人擔荷無風起浪今日總不恁麼各請歸堂靈隱嶽上轉見語訛這幾箇老漢出來張羅布網却向平地云百丈黃檗與麼示衆語雖徑巧爭奈衆心不死睦州拈轉話頭却反弄巧成拙雪竇兩次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天童以拄杖擊香臺不奈船何打破辱卧若是山僧總不與麼但以拄杖趂下復喚云大衆衆回

首向道怎麼也

○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

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

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黃龍南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

法論書却被箇俗人勘破若是黃龍卽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馮山喆云睦州一點不用得這一點妙又似以勢欺人大瀉卽不然乃畫一圓相云會麼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徑山印舉大瀉語了云睦州大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惜乎逞俊太過烏焉成馬山僧今日客來雖有拂子拄杖盡以束之高閣何故 ○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文不在茲

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

聚師乃歛手而坐

天童覺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撒在面前拋向背後

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談不啻百步 天童華云我且問你諸人雲峯與麼道爲復是會睦州意明睦州語歸宗因行不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久立珍重 靈隱嶽云也好笑睦州被這僧拶得恰似落 湯螃蟹七手八脚一時露 ○師看經次陳操尚書

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尚書曰六朝翻譯此

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師

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老宿便喝師

側掌曰兩重公案老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

精便退 ○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

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

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大德無對○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麤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秀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秀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秀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

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髒羅鎚子快下將來

徑山果二

二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

乙巳○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參師曰

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

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

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

見麼僧無對○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

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

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

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踣跳上天蚯蚓

驚過東海

徑山杲云這僧只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衆藝差別字輪以龍龕手鑑唐韻下

篇從頭注解撒在這僧懷裏這僧也不妨奇特直下便肯承當且道什麼處是他承當處聽取箇註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彈指未終普天匝地擊開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參透華嚴會中善知衆藝教外一時收世出世間皆周備無邊界如火消冰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有箇未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伯莊楚石琦云經頭一字是什麼字睦州彈指一下將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說不盡底一時吐露了也妙喜矢上加尖道更有未後一句諸人還委悉麼良久山斷疑休去峯高又起來天奇瑞云這僧善答不善問睦州善問不善答善問者手把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善答者只知鐵脊撐天不知腦門着地若是山僧臂脊便打待他擬議超出門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會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

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

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

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

你作麼生會沙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

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沙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

某甲

雪竇顯云這僧克由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辨得非唯與趙睦二州雪屈

亦乃雪竇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

未了在徑山杲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了他却到睦

州殊不知這僧當時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他却到睦

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麼處有二

員古佛楚石琦云這僧不會喫茶意旨不知潑屎

氣息帶累好人墮屎坑中合喫多少拄杖雪竇妙喜

一時放過也須替○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

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賊物見在

千頃楚南禪師

黃檗運法嗣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叅芙蓉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叅黃檗黃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卽今豈是有邪黃檗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師曰非今古黃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

烏石靈觀禪師

黃檗運法嗣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老觀尋常局戶人罕見之唯

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雪峯驚愕擣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曰也祇要識老兄○師因雪峯來敲門師曰誰雪峯曰鳳凰兒師曰作什麼雪峯曰來咱老觀師便開門擣住曰道道雪峯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雪峯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啗酒糟漢向甚處摸索老宿云雪峯徒有今也入不得明招謙代雪峯纔見開門便云動卽喪又代老觀云俊哉俊哉雪竇顯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

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西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污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卽是祇得一槩雲寶顯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報慈遂云甚麼處是少一槩翠巖芝云老觀道他只得一槩大似壓良爲賤彼此出家兒東禪觀云總似這箇師僧靈山付囑有在老觀爲什麼道只得一槩要會麼若不酬價爭辨真偽○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山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山却來進前語師曰

若言我不道卽瘧却我口若言我道卽瘧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羅漢宗徹禪師

黃檗運法嗣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時號骨剉和尚

相國裴休居士

黃檗運法嗣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

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黃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黃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黃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黃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有暇卽躬入山頂謁或請入州中公旣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

大隨法真禪師

長慶安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瀉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瀉山深器之一日問曰聞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瀉山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瀉山口瀉山歎曰子真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投子遂裴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

汝速回去戲侮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投子亦遷化○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

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徑山信云

還知麼大隨和尚拈草鞋蓋覆烏龜不是好心這僧無語口似磑盤頌云皮裹骨骨裹皮草鞋拈得覆烏

龜風吹口炙渾無事○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不怕人來問着渠

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

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保福展云若無後語笑他

衲僧雲門偈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五祖戒云大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雪竇顯云

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辨取馮山秀云大隨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

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天童覺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辨乳須是鷺王○衆

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

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

後師自擱口令正乃曰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

無人醫得卽端坐而逝

靈樹如敏禪師

長慶安法嗣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有尼送窰鉢與師師拓

起問曰這箇出在甚麼曰出在定州清涼欽別云不違此間師

乃撲破尼無對保福展代云欺敵者亡○廣主將興兵躬入院

請師決臧死師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知事曰和

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

廣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廣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

即雲門偈

靈雲志勤禪師

長慶安法嗣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山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瀉山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有僧舉似玄沙備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長慶稜因僧問玄沙意旨如何長慶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翠巖芝云有一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生且道此人還徹也未黃龍心云諸人且道靈雲當

初見底是桃華不是桃華若是桃華天下人見總須悟道若不是桃華爭奈見有桃華擬向甚處看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五祖演云說什麼諦當更參三十年昭覺勤云千鈞之弩不爲麤鼠而發機靈雲既撥轉天關玄沙乃掀翻地軸且道那箇是未徹處徑山杲云一家有事百家忙楚石琦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直饒百鍊精金不免入爐再煅金粟山信云靈雲行脚三十年不知踏破幾許草鞋若無桃花刺破眼睛更走三十年未是苦在

○雪

峯有偈送雙峯末句曰雷罷不停聲師別曰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雪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

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
不荅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荅曰直得純清
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
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芭蕉徹云相見便休又打破鏡作什麼白兆圓云若不打破鏡爭得相見大陽延云卽今破也又作麼生相見乃云照盡體無依通身難辨的開福寧云好諸禪德盡十方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箇打破底道理直饒眼親手辨光境俱忘如鷄抱卵啐啄同時正好喫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栗黃龍忠云二尊宿發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檢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體致使有般漢隨語生解便向未分時計較打破鏡說道理驢年解悟去若據牧庵見處說甚混沌分與未分打破鏡與不打破鏡

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點太清諸仁者還委悉麼待虛空落地卽向你道天童覺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拋直是一色純清未得十成穩坐且道打破鏡來向甚處相見還會麼清秋老兔吞光後○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湛水蒼龍脫骨時

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雪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雪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雪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雪峯面前雪峯休去瀉山秀云雪峯旣不能辨他來鈍置他靈雲忽若當時道我有一信寄他僧云便請靈雲只據坐這僧又若爲通露不可大丈夫漢爲人馳達教他一言不措

壽山師解禪師

長慶安法嗣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叅洞山洞山問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卽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聞師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堯山和尚

長慶安
法嗣

饒州堯山和尚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長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國歡文矩禪師

長慶安
法嗣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更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神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西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

台州浮江和尚

長慶安
法嗣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卽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卽道雪峯休去

文殊圓明禪師

長慶安法嗣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滂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崇矩却問師旣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崇矩禮謝之

嚴陽善信尊者

趙州諡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曰放下着師曰旣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趙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黃龍南嶺云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

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旣忘懷蛇虎爲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

○住後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

江裏

徑山果云似這般法門却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真淨和尚拈提古今不

在雪竇之下而未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真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閒事瘥病不假驢馱藥若是對病與藥離根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光孝慧覺禪師

趙州諡法嗣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齊丘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齊丘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聲齊丘無對○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法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栢樹子話是否師曰無法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曰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徑山果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背若道無此語又不蹉過法眼若兩邊俱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鼓山珪云覺鐵背名不虛得只是不曾夢見趙州楚石琦云

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此語已徧行天下丁也問甚麼覺鐵背却道先師無此語衆中徃往商量趙州只是一期方便不可作實解所以道無與麼亂統謗他古佛不少妙喜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背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俱不涉又蹉過趙州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爲鉤○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木陳從朗禪師

趙州諡法嗣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

杭州多福和尚

趙州諡法嗣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

兩莖斜曰學人不曾師曰三莖四莖曲

徑山杲云饒汝一莖兩莖

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福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益州西睦和尚

趙州諡法嗣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俗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

雪竇常通禪師

長沙岑法嗣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長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長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長沙然之乃容入室

台州勝光和尚

子湖蹤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龍華曰莫錯師乃放手龍華曰久嚮勝光師默然龍華乃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龍華呵呵而去

日容遠和尚

子湖蹤法嗣

日容遠和尚因齋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齋曰俊鷄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齋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昭覺勤云力敵勢均不妨好頭對眼親手辨彼此沒便宜下梢

可惜放過待他將拄杖作舞歸方丈便好與撫掌三
下拂袖便行非唯頭尾完全亦免遭人指註雖然如
是歲公無語還可轉側也無爲言侵早起更有夜行
人 大爲智云強中更有強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
還知麼伎倆全無波旬失途到
這裏無你解會處自檢點看

襄州道吾和尚

關南常
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
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
法味彌著○師凡上堂戴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
笛口稱魯二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
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有時執木劒

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劒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
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
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劒橫肩上作舞
曰須恁麼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褌執吉獠
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趙州便高聲唱喏而
立趙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
可祇待○問灌溪作麼生灌溪曰無位師曰莫同虛
空麼灌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

關南常
法嗣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關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羶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羶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獨徂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徑山果云可憐這一拳分付不着人

末山尼了然禪師

高安愚法嗣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卽住不然卽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

遊山來爲佛法來灌谿曰爲佛法來師乃升座灌谿

上叅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

灌溪無對

末山代云爭得到這裏

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

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王師曰非男女相灌溪乃喝

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灌溪於

是伏膺作園頭三載

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

主可與佛祖爲師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且道末山是蔣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鬪午

山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而通簡而當松舍風而夜寒溪帶

雨而春漲○僧到參師曰太縵縵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

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爲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

金華俱胝和尚

天龍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

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知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子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子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子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子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子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

稜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物折指頭報慈遂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祇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物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曹山寂云俱胝承當處肉莽祇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拈掌是他西園奇恠報慈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承當處肉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瑯琊覺頌云俱

厖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
千里烏騅不易騎徑山果云俱厖和尚若不得騷
琊爲伊出氣幾乎埋沒了這一指頭禪妙喜旣怎麼
舉不免隨後也有箇註脚俱厖一指頭喫飯飽方休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靈隱嶽云且道如何是
一指頭禪乃豎起拂子云見麼若也見得可以與俱
厖把手共行脫或未然新薦福不免重說得言一
着高一着一步闊一步坐斷佛祖關迷却來時路

南嶽下五世

陳操尚書

陳尊宿
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餠問僧江西湖南
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
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

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擱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
公曰怎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
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
是行腳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
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
信道

教外別傳卷六終



春秋左傳卷六

史館至縣前公慕然上車曾者導首公謂曾曰不
見許卿曾曰不疑曰然以不疑公曰曾來曾曰民
又與曾不與大見效曾言來有一官人曰來曾歸
大夫曰王聖欲食曾曰三卿大夫公曰曾歸曾曰
公曰然則何子王聖曰與卿曾曰又無曾曰曾食
曾曰合與卿曰公自歸曰曰其甲罪曾曰與卿曾曰

